

苏州广播电视

A 生活 life

苏州广播电视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32-0082 2019年6月14日出版 第24期 零售价1.50元 编辑/夏天

http://szgdb.2500sz.com

王芳：
《国鼎魂》不仅是一出苏剧，更是一个火种

文/本报记者夏天 摄影/葛雷

本月初，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在上海闭幕，闭幕式上同时颁出了第十六届文华大奖。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的苏剧现代戏《国鼎魂》，最终成为获奖的10个作品之一。《国鼎魂》也是本次江苏省文化厅唯一选送的剧目。王芳站在台下，看着颁奖台上举起的文华大奖。她的胸中两种复杂情绪纠缠激荡着——难以言喻的喜悦、苦尽甘来的快意。这时，距离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成立，已有三年；距离苏剧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已有13年；距离苏剧离开大众的视野，已有整整35年。

“这一天终于等到了……”王芳慨叹。总有一些人，对戏曲的复兴承担更多的使命，而她就是其中之一。

苏剧曾有多火？
宁愿唱戏也不愿去拍电影

苏剧、昆剧名家——在王芳身上始终铭刻这样两个标签。“以前苏剧、昆剧从来不分家。这两个剧种有着极深的渊源，并长期共属一个剧团，兼演苏、昆剧是传统。”而对于许多苏州年轻人来说，单单听说过昆曲，苏州地方戏剧苏剧，却几乎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苏剧，被誉为“滩簧之母”，它在江浙沪开枝散叶，影响了沪剧、锡剧、甬剧、姚剧等多个剧种的产生和发展。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昆曲最不景气的时候，苏剧团收留了一批生存艰难的“传”字辈昆曲艺人，昆曲的滋养也带来了苏剧艺术上的飞跃。

王芳告诉记者，苏剧原本是类似评弹的说唱艺术，艺人们坐在类似大轿子的“堂明担”里，到各个地方边演奏乐器边说唱。是昆曲为苏剧注入了手眼身法步等舞台表演技艺，使得苏剧彻底从曲艺转型为戏曲。

从艺术表现上来说，昆曲更像大家闺秀，适合表现帝王将相、风云变幻的古装戏，苏剧更像小家碧玉，适合表现才子佳人、平头百姓，因此也就更适合现代题材。“相比昆曲，苏剧节奏要快得多，容易听懂，被称为白话版的昆曲，也更受大众的欢迎。”

当时的苏剧有多火呢？出门跑码头，一连演八场，前面六场都是苏剧，最后两场才安排昆曲。每到苏剧的场次，剧院总能坐得满满当当的，就连走廊里都排满了加座。“那时候演苏剧的都是女的，一个个都很漂亮，有人找她们去演电影《马路天使》，都被她们拒绝了，说还是唱戏最好。”

所以当年在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艺术上，以昆养苏；经济上，以苏养昆。

这样的盛况，在1984年戛然而止。那一年，王芳他们按惯例大年初三出门“跑码头”，原计划要到暑期打道回府，然而才演了半个多月，几个码头就全跑完了。原计划停留7天的地方，观众不足，只好缩短为3天。

此后多年，苏剧再也没有走出过苏州。也是从那时起，剧团不再要求大家点卯上班。

此时的王芳22岁，入行不过8年，感受到彻骨的寒意。

出走再回归
路再难也是人走出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州越剧团、沪剧团、京剧团先后解



散，风传苏昆剧团也快散了，如何生存下去成了这些唱了一辈子戏的人要解决的问题。王芳不肯靠走穴唱戏或是到歌厅唱歌来养活自己：“我那时下定决心，离开舞台就绝不再吃开口饭。”

最艰难的时候，她甚至去了一家影楼当化妆师。那段时间，每天上午她在空荡荡的剧院里练功，下午在热热闹闹的影楼里打工，内心充满了迷茫和失落。

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停止戏曲的梦想。1994年，王芳参加首届全国昆剧青年演员交流演出获兰花最佳表演奖旦角第一名。第二年王芳首度捧得梅花奖。在此之前，她还获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荣誉纷至沓来，她觉得自己多了一份责任，比别人更有责任坚守舞台、传承戏曲。辞去了月薪3000元的化妆师工作，她回到剧团，每月领140元工资。

首先迎来春天的是昆曲。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受到了自上而下的重视，雅致的风格又迎合了年轻人自我回归的心态，昆曲渐渐成了许多人追捧的时尚。也就在这一年，苏昆分家了，苏州昆剧院独立门户，苏剧团的名字后面则多了一个“筹”，只是筹了许多年，也终究没有筹备起来，一直被锡剧团托管。

“天下第一团”（一个剧只有这一个剧团）眼看就要没了，王芳着急啊：“那几年我站在舞台上表演苏剧的机会，一个手都数的过来。”而昆曲却一路高歌猛进，2005年，王芳以三本昆剧《长生殿》再次摘得中国戏剧界最高奖项，成为“二度梅”的获得者。

苏剧的转机出现在2006年，苏剧入选国家非遗，苏剧的艺术传承一并启动。剧团招收了几十个年轻学员，恢复了一些传统大戏及折子戏。在传统剧目的基础上，王芳还一起创作了新戏《柳如是》和《满庭芳》。

苏剧又回来了，但依旧无人知晓。

直到2016年，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成立，第二年，

王芳成为保护中心主任。她深知，只有作品才能打破苏剧目前尴尬的处境，这时《国鼎魂》的策划筹备工作开始了。“我们请上海越剧院院长李莉和她的学生张裕执笔，《国鼎魂》的第一稿就这么诞生了。”

拿着第一稿的剧本，王芳和苏剧传习保护中心的另一位主任，就是最初《国鼎魂》全部的工作人员。两个人，一台戏，就这样开始了。

潘达于守鼎
她守苏剧

1951年，苏州潘氏后人潘达于将家族所藏国宝大孟鼎、大克鼎捐献国家，入藏博物馆，“公诸人民”。鼎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含义，它曾铭刻着国家和家族的荣誉，也象征着国家和家族的地位和权力。两件国宝重器由私藏而公用，背后隐藏着一个家族近百年间艰难守护国宝的故事。

《国鼎魂》以倒叙的方式，通过清末民初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长达84年间的风云变幻，表现出了潘氏一家特别是潘达于守卫国家千年文脉的精神。

正式排练前，主创们还跑了几个地方。先去了“潘府”，站在当年故事发生的地方，仿佛能触摸到当年的一幕又一幕。又去了上海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听潘达于捐鼎时的亲历者讲述当年的情景。“我在上博第一次看到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要与潘达于融为一体了，情不自禁就留下了眼泪。”最后，他们又去拜访了潘达于的后人，从他们口中寻找一个活生生的潘达于。

一台全新创作的，长达两个小时的苏剧，谈何容易。没有钱，刚成立的苏剧传习保护中心甚至连个银行账户都没有，王芳只得到处“赊账”。没有人，从锡剧团、昆剧团借人。

(下转 A02 版)